

28000 4/20

Apr 2060

Apr 2060

150

15/318

Am

11/11

不來了

老白相

荒歲閩漢無處活口值官府于玄妙觀施粥閩漢私議曰  
我等平昔鮮衣美食今往必賒入笑我俄延久之無奈  
腹中餓甚口姑待眾飢民吃過尾其後可也遠望人散而  
往則粥已盡矣乃以指拉食釜杓間餘粥道士見而問之  
荅曰我等原是撈<sub>佬</sub>音白相耳

借腦子

二州人極奉承大老官乎日常謂王人只要小子替死亦  
所甘心一日至病鑿曰病人膏肓非藥石所能治療必得  
生人腦髓配藥方可救得遍索無有忽者借曰某<sub>人</sub>以手



世管

常自謂替死豈吝惜一腦乎即呼之至告以故乃  
曰呵呀便勿得吾裏蘇州人從來無腦子個

呵呀

一幫閒見大老官生得面方耳圓遂讚不置口其人曰你  
又在此呵卵脰了

曲一

謂閒者自誇技能曰我件件俱精天下無比一人曰只有  
一物最像問是何物答曰世蟻問何以像他曰殺之無血  
副之無肉要長就長要短就短又會唱曲又會呵脰

件件熟

謂閒人除夜且妻同飯忽然笑曰我想一生止受用得個

孰字你看大老官那個不熟熟窠小娘那個不熟熟遊船上  
那個不熟熟戲子歌童那個不熟熟蕭管唱曲的那個不熟熟說  
未畢妻忽大怒其人問故曰天殺的你既件件皆熟如何  
我這件過年布衫偏不替我贖銀音

活千年

一門客謂貴人曰昨夜夢公活了一千年貴人曰夢生得  
死莫非不祥麼其人遷轉口曰啐我說差了正是夢公死  
了一千年

屁香

有奉貴人者貴人偶撒一屁即曰那裡伽楠香貴人慚曰  
我聞屁乃殺氣以臭為正今反香恐非吉兆其人即以手



招氣嗅之曰如今有點臭了

撞席

老鼠以纏結交鼠先請獾之答席邀鼠過河暫往覓食忽一貓見之欲捕鼠慌曰請我的倒不見吃我的倒來了

泥高壁

燕子脚泥做窠搬取蚯蚓上而土蚓憤極曰你要泥高頂壁爲何把我來悔氣燕子云我專怪你呵人家卵脬

闖院吏

一吏假扮舉人往院嫖妓以言戲之曰我今夜身上來不得奉陪吏曰由上來我就駁回去妓曰不是這等說行房離齋吏曰刑房離齋我五房是乾淨的曰是乃經

吏曰我從幼習的是評文招稿不管你甚麼易經詩經妓曰相公差矣是流經吏曰劉洪池是都頁你那來嚇我難道就怕了不成

換班

一皂隸妻性多淫夫晝夜防範一日該班將妻戶在傍畫一皂隸看守并爲記認妻復與人幹事擦去前皂奸夫倉不仍畫一皂形于右邊而去及夫落班歸家驗之已非原筆因怒曰我前記在左邊的緣何移在右邊了妻曰虧你做衙門多年难道不要輪流換班的麼

擇坐

鼻臨眉爭坐位鼻曰一切香具皆我先知我之功大矣汝



屬無用之物何功之有輒敢位居我上眉曰是則然矣假如鼻頭坐上位世上有此理否

軟硬

屨子與鼻子爭論屨子云我能生男育女有功人世你有何得能輒敢居我上位鼻曰我居五岳之中能知氣味汝何敢輕視我二物爭之不訣告訴于口口曰我勸你和我鼻掘強不肯口怒曰屨子還有軟的時節你做鼻頭倒是這等硬拚

婢子

有婢生子既長或問其號子讓遜久之乃曰賤號小梅問尊公原號何梅荅曰非也乃家母石臙梅耳

屎壺罵

一僕人之使俗言鼻裡鼻也出領夜露歸管主人曰呵爹一方總尿管罵我又罵呵爹主人曰胡說尿管如何會罵人小使曰起初罵了我鼻後導尿管罵鼻鼻鼻鼻鼻豈不把呵爹都罵在裡頭了

對戲

戲子出門囑其妻曰同伴來可拿出戲教教他對戲眼妻誤聽以為脫出屁股教他對屁眼同伴至乃以後處與之伴問云你家主公比我做法何如婦云好是好只是意楊藏文板還要士醫耳

屁脹痛



笑和房言卷之三  
麻蒼蠅與青蒼蠅結爲兄弟青蠅引麻蠅到一酒席上麻  
蠅恣意飲啖被小廝拿住將竹篾插入屁股遞煙草與他  
使棍半日纔得脫身遇着青蠅泣訴曰承你挈帶吃倒儘  
有只是屁股有些痛

### 龍陽娶

一龍陽新娶綰上床即攀婦醫欲幹婦曰羞了答曰我從  
小學來的如何得羞婦曰我從小學來却不是這等的如  
何不羞

### 撒精

一人患疾病醫曰必須用小男之精配藥服之方可還原  
乃令人持器往貧途遇一奚童告以故童令以器置地遂

解褲向醫後撒之求者曰精出在前爲何取之以後童曰  
你不知出處不如聚處

### 醫婆

一龍陽新婚之夜以醫婆其妻摸之訝曰你如何沒有的  
龍陽亦摸二妻訝曰你如何也沒有的

### 襲職

龍陽生子人謂之曰汝已爲人父矣难道還做這等事龍  
陽指其子曰深欲告致只恨襲職的還小再過十餘年便  
當急流勇退矣

### 兌車

兩童以後庭相易俗云兌車是也二童一點先戲其醫甫



笑亦原言卷之三  
完事即賴之而走被弄者趨至其家且哭且叫曰要還我  
要還我其母不知何事出勸曰學生不要哭他賴了你甚  
麼待我替他還你罷

搭進

一少年落夜舡有人挨至身邊將陽物揀入鬻窟內少年  
駭問爲何荅云人多擠了進去又問爲何只管動荅曰這  
却是我不是在此擦癢哩

丈夫

有與小官契厚者及長爲之娶妻誦過通家小避一日闖  
入房中遙親家母在問女曰何親荅曰丈夫  
到做龜

龍陽畢姻後曰就外宿妻走母家訴曰我不願隨他了母  
驚問故荅曰我是好人家兒女爲甚麼倒去與他做烏龜  
老了叫

有龍陽年紀過大者偶撒一屁狎客爲之叩齒衆問其故  
荅曰你們不聽見老了叫麼

壽板

有好男風者夜深投宿飯店遶與一無鬚老翁同宿暗中  
以爲小童也調之此翁素有鬢風欣然樂就極歡之際因  
誑以製衣打簪俱云不願問所欲何物荅曰願得一副好  
壽板

小娘



牝狗與牛交而生男及長人間其翁娘何在指牛曰此翁也指狗曰此娘也其人訝曰這等一個大老官如何配恁個小娘

好睡納鞋

妓好睡每至日高不醒有闖寡門者竊一酒壺而去他日客至又復好睡如初客去方醒檢點衣物失去綉鞋一隻及于床忽于陰中墜出蓋客棄其善睡戲將此物納之而去也嗚兒急曰仔細再尋一尋前日不見的酒壺只怕也還在裡面

羨妓陰物

樹客自妓館歸妻問曰這些娼婦經過千萬此物定實有

甚好處而朝夕恋他夫曰不知甚處緣故但名妓越接得客多此物越好妻曰原來如此這也不難為甚不早說

豁拳

闕客與妓相甚密約同死既設醪酒一甌妓讓客先飲客飲畢因促妓伸拳曰我的暈窄與你豁了這盃罷

嫌口潤

一少年嫖妓嫌妓口潤因述俗語云口潤及見大妓即撮口罵曰小猢猻

夢裡夢

妓與客久別復會各道相思妓云我無夜不夢見你同食同眠同遊戲乃是積想所致客曰我亦夢之妓問曰夢怎



新刻厚言卷之三  
酌客曰我見你不夢見我

年倒縮

一商人嫖妓問其青春幾何妓曰十八越數年商人生意折本仍過其家妓忘之問其年則曰十七又過數年其家問之則曰十六商人忽涕泣不止妓問何故曰你的年紀倒與我的本錢一般漸、的縮少了想到此處能不令人傷心

子嫖父幫

有子好嫖而餓其父者父謂之曰與其用他人幫聞何不帶挈我入席我既得食汝亦省錢豈不兩便但不可說破其子從之父在妓家諸事極善幫襯禮貼妓問曰何處得

此幫客大異常人子曰不好說得他家媳婦與我有些私情是我養活他所以這般禮貼明目妓述此語于翁翁曰雖則如此他家母親也與我有些勾搭只當兒子一般不得不體貼他

父多一次

子好遊妓備父責之曰不成器的畜生我到娼家十次倒有九次見你子曰這等說來你還多我一次反來罵我

醉敲門

光棍醉敲妓門妓知其乏鈔閉而不納辭以有客費無容也光棍毀門而進妓滅燈仰卧于床光棍摸着其足與男人無異乃笑曰他不拒我果然是有客



纏住

一螃蟹與田雞結為兄弟各要賭跳過澗先過者居長田雞溜使早跳過來螃蟹方行忽被一女子撞見用草網住田雞見他不來回轉云將何還不過來蟹曰不然幾時來了只因被這控刺骨纏住在此所以耽遲來不得

危渡

有一士欲過河苦無渡艇忽只有一大龜士曰烏龜可煩你渡我過去我吟詩謝你龜曰先吟後渡士曰莫被你哄先吟兩句渡後再吟兩句何如龜曰使得士吟曰身穿九宮八卦四海龍王也怕龜喜甚即渡士過河士續曰我是衣冠中人不與烏龜答話

骨血

妓接一西客歸去欲煖其心僞云有三個月身孕是你的骨血酒來一看客信之如期果致妓計困乃以小白犬一隻置見籃內蒙被而誑客曰兒生矣孰睡不可攪動他客啟視狗身乃大喜撫犬曰果是咱親骨血在娘胎裡就穿上羊皮換子了

妻當稍

一人好賭日夜不歸已破家止剩一妻乃以出稍不幾擲復輸去因謂再饒一擲扇家曰請絕了稍做事如何又饒答曰其中有一緣故房下還是室女作少了價錢饒一擲不為過贏家曰那有此理曰你若不信只看我自做親以



笑林廣記卷之三  
來何曾有一夜在家裡

敢頭

好賭者家私輸盡不能過活取繩上吊忽見一鬼在樑上云快拿頭來此人曰也虧你開得這口我輸到這般地位還來問我要頭

捉頭

按君訪察匡章陳仲子及齊人俱被捉匡自信孝子陳請客但不請托惟齊人有一妻一妾餽送頭者求解頭者爲見按君按君述三人罪狀都是敗壞風俗的頭目所以訪之頭者曰匡章出妻屏子仲子誰母避兄老公祖捉得極當則齊人是叫化子的頭也捉他做甚麼

白日鬼

法師上壇餓口施食天將明矣正要安寢又見一班披枷帶鎖折手斷脚的餓鬼索食師問陽世作何生理受此果報衆云皆是拐騙子做中保鑲危害人的又問夜間爲何不來同領法食答曰我們一班都是白日鬼

分子頭

一人生平慣做分頭扣剋人家銀錢死後閻王痛恨發在黑暗地獄內受罪進獄時即云列位在此不見天日何不出一公分開個天牕

穿窬

一士人夜讀見偷兒穴牆有聲射爐內滾湯正沸提湯潛



伺穴口及牆旣穿偷見先以脚進士遂擒住兩腿徐以滾湯淋之賊哀告求釋士從各謂曰多也不敢奉承只盡此一壺罷

新雷公

雷公欲誅忤逆子，執其子曰且人勿我且問你還是新雷公舊雷公雷公曰何謂其人曰若是新雷公我竟該打死若是舊雷公我父忤逆我祖你一向在那裡去了

叫城門

一人最好唱曲探親回遲城門已閉因叫開門管門者曰你唱一曲我聽便放你進來此人曰唱便唱只是我唱你要及應管門曰依你其人先說自云叫周倉城上應曰噯

閨爺爺在城外還不快迎復應曰噯其人曰你旣曉得開出你爺在城外就該開門如何還要我唱曲

老鯨

蘇州老鯨人問有了令郎歷答云提起小兒其實心酸前面妻祖與妻父定親說得來善成了被一個天殺的用計蠹退了致使妻父不曾養得妻母妻母不曾養得賤內至今小兒存然

抵償

老虎欲吃猢猻，誑曰我身小不足以供大嚼前山有一巨獸堪可飽餐當引導前去同至山前一角鹿見之疑欲啖已乃大喝云你這小猢猻許我拿十二張虎皮送我今



笑林廣記卷之三  
只拿一張夾還有十一張呢虎齧道罵曰不信這小猢猻  
如何這等可惡倒要拐我抵銷舊帳

不利語

一翁無子三壻同居新造廳房一所其長壻飲歸敲門不  
應大罵牢門爲何開得恁早翁怒呼第三壻訴曰我此屋  
費過千金不是容易掙的出此不利之語甚覺可惡次壻  
曰此房若賣只好值五百金罷了翁愈怒又呼第三壻述  
之三壻云就是五百金勸阿伯買了也罷若然一場天火  
連屁也不值

吹叭喇

梁人夜歸路見偷兒挖一壁洞戲將叭喇插入吹起內磬

覺追趕遇賊問云你曾見吹叭喇的麼

戒狗肉

乞兒戒吃狗肉衆人勸曰不必曰我不食之久矣衆曰你  
便他却不戒你

病爛腿

一乞兒病爛腿仰卧市中狗見之欲舐乞兒曰畜生少不  
得是你口裡食何須這般性急

吃苡葉

清客貧甚晨起無米煮苡葉食之而由少頃赴富兒席飲  
空心酒過多遂大噦而苡葉出焉恐人嘲笑乃指而言曰  
好古怪早上吃白滾湯時不用多幾個蓮心如何一會子



小荷葉出得恁快

書手

一人嫖院飲酒過深上床即鼾睡不醒妓恐次日難索嫖錢因而撫弄其陽客既醒問曰汝是何人妓曰李雲卿的粗手其人曰理刑廳的書手爲何在此弄我的卵

滑吏

有快手妻頗美隣吏每欲調之不得乃壁間鑿一孔俟其夫出將陽物穿過而誘之偶爲快手瞧見一把捏住不放吏贊曰好快手吏以唾塗其陽具盡力一拔遂縮回快手亦贊曰好滑吏

做牌

有叩吏門者妻曰出去了你可是要做牌的麼留大此一箇來道在我房裡任憑你要擱就擱要捺就捺要牒就牒妻銷就銷要抽就抽無有個做不來的

作僕

有按靠作僕者自言一生不會橫撐舡不肯縮退後見飯就住的主人喜而納之一日使撚河泥辭曰說過不會橫撐船又使其插袂曰說過不會退走主人憤甚伺其飯輒連進不止乃以見飯就住語責之其人張口向主人曰請看眠籠內曾見飯否

戲改杜詩

有老妓年踰耳順猶強施膏沐以媚少年恐露自髮偽作



良家粧束以冠履之俗眼不辨竟有為其所感者有各士  
於席間談及戲改杜詩一首以嘲之云老去遷蹶強不寬  
與來今夜盡君歡羞將短髮還桃鬟笑學良家也帶冠陰  
水似從千澗路金蓮高聳兩眉寒明年此際知誰在醉抱  
髻鬢仔細看一時絕倒

僧道部

追度牒

一鄉官遊寺問和尚吃葷否曰不甚吃但逢家岳妻舅來畧陪  
此曰然則汝又飲酒乎曰不甚吃但逢家岳妻舅來畧陪  
此鄉官怒曰汝又有妾全不像出家人的戒行明日當對  
縣官說追你度牒僧曰不勞費心三年前賊情事發早已  
道去了

道去了

掠緣簿

和尚做功德回遇虎懼甚以鏡拔一片擊之復至再拔一  
片亦如之乃以經卷掠去虎急走歸穴、中母虎問故皆  
曰遠過一和尚無禮止摸得他兩片薄脆就掠一本緣簿  
過來不得不跑

鬼王撒尿

大族出喪路遇大雨女眷人等避于路傍簷下和尚後處  
存身暫躲關路神腹內少頃一僧從神腰裡伸頭探望看  
雨住否諸女眷驚曰我們回避開路神要撒尿哩

發往鄂都



有素不信佛事者死後坐罪甚重乃傾其資延請僧見  
作功果遍覓不得聞人曰此間固無僧乎曰來是來得多  
都發往鄂都了

開葷

師父夜謂沙彌曰今宵可幹一素了沙彌曰何爲素了僧  
曰不用唾者是也已而沙彌痛甚叫曰師父放不得快些  
開了葷罷

鴉噪

一土借僧房讀書忽聞鴉噪連々叫齒徒問相公爲何若  
曰鴉噪徒曰我們了噪不是這等解法是揚喚吐的

戲侮

孝子戲侮亡父僧誦讚癡現至南無佛佗即何孝子喜曰  
正愁我爺難過奈何橋多承佗過了乃出金勞之僧曰若  
肯從重布施連你娘等我也佗了去罷

追薦

一僧追薦亡人需銀三錢包送西方有婦超度其大者送  
以低銀僧遂唸往東方婦不悅以低銀對即筭補之改唸  
西方婦哭曰我的天只爲幾分銀子累你跑到東又跑到  
西好不苦呀

屁脬

一僧患大氣脬請醫治之醫曰此症他人患之便可醫惟  
你出家人最難治問何以故答曰這個大脬內都是徒弟



笑林廣記卷之三  
們的屁在裡面

賜硬

或問和尚曰汝輩出家人修煉參禪夜間獨宿此物還硬  
否和尚曰幸喜一月止硬三次曰若如此大好和尚曰只  
是一件不妙二硬就是十日

哭响屁

一人以幼子命犯孤宿乃送出家僧設酒款待子偶撒一  
屁甚响父不覺大慟僧曰撒屁乃是常事何以發悲父曰  
想我小兒此後要撒這個响屁再不能勾了

聞香袋

一僧每進房輒閉門口呼親肉心肝不置眾徒俟其出啟

鑪間之無他物惟簾下一香囊耳眾疑比有來歷乃去香  
實以雞糞僧既歸仍閉門取香囊且嗅且喚曰親肉心用  
呀你怎麼這等真非撒了一屁

遊方

頭虱爲足虱遊飲值其人行房事致被阻觀望久之方到  
問何來遲曰不要說起行至黑松林遇一和尚甚奇初時  
軟弱即當有似怯病和尚已而鼻凝堅徒竟似少林和尚  
乃其出入不休好像富家和尚忽然嘔吐垂首又像中酒  
和尚下虱曰究竟是甚和尚曰臨了背着袱包就走還是  
個遊方和尚

椿葉



有買糞下粪者道人索倍價鄉人訝之道人曰此糞與他處不同盡是師父們椿實落的河開來一担便有两担

僧替僧

一秀才小便和僧見之大贊曰相公必然高中生問何以知之僧曰遠見龜頭有痣相書曰龜頭有痣終須發故以知之生曰你將來山門大興妙不可言僧問何以見得答曰若要佛法興除非僧替僧

上下光

師號光明徒號明光客問賢師徒法號如何分別徒答曰上頭光家師下頭光即是小僧

賣字

一婦遊虎邱手持素扇山上有賣字者每字索錢一文婦止帶有十八文求寫賣者題曰美貌一佳人臙脂點着唇好像觀音樣少淨瓶子持扇為館師見之問此扇何來子述以故師曰破他取笑了因取了十七文看他如何寫法賣者即書云聰明一秀才文章滾出來一日宗師到直呆生取扇含怒下山途遇一僧詢知其故僧曰待小僧去准他遂携十六文以往寫者題曰伶俐一和尚好像如來樣睡到五更頭硬齣音僧曰尾韻不雅補錢四文求你換過賣字曰既寫如何抹去不若與你添上罷援筆寫曰硬到

大天亮

見和尚



有三人同行途遇穿一破褲者一友曰這好像獵戶張犯一人曰不然還似漁翁撒網又一人曰都不確依我看來好像一座多年破廟問為何答曰前也看見和尚後也看見和尚

沒骨頭

秀才道士和尚三人同舡過渡舟人解覽稍遲眾怒罵曰狗骨頭如何這等怠慢舟人忍氣渡眾下舡撐舡到河中停篙問曰你們這纜罵狗骨頭汝秀才是甚骨頭諱得有理饒汝性命不然推下水去士曰我讀書人攀龍附鳳自然龍骨頭汝問道士乃曰我們出家人仙風道骨自然神仙骨頭和尚無可說得乃慌哀告曰乞求饒恕我這禿子從來是沒骨頭的

和尚下爬

有浸草蕪于河埠者被人竊去適一婦人蹲倒滌衣陰毛甚長浸人河內濯單帶水而歸來草者跟視水跡疑是此婦偷去罵詈不止婦分辨不脫怒將陰毛剪下以火焚之值隣家方在尋難難聲喚忽聞隔壁毛莫亦寃是他偷吃了兩邊喊罵受屈愈深婦思多因此物遺禍將刀連陰戶挖出拋在街心值兩公差拘提人犯向來踹着此物仔細端詳駭曰又是一椿人命了怎麼和尚的下爬被人割落在這裡

杜徐



笑林廣記卷之三  
一僧赴晏而歸人問坐第幾席答曰首席是姓杜的次席是姓徐的杜徐之下就是貧僧了。

大家伙

一僧欲宿妓苦無嫖錢乃竊米一升而往妓甲大升里折止存五合嫌少不納僧復往籬丹米與之方許行事僧憤恨乃以頭項妓陰戶妓曰羞了僧曰你把大家伙處我亦把大家伙弄你

小僧頭

一僧宿娼遽拔其頭以就除僧曰非也此小僧頭耳娼意嫌其小應曰畫勾了

倒掛

一士問僧云你看我腹中是甚麼僧曰相公自然滿腹文章在內士曰非也曰然則是五二六腑乎士曰亦非也僧問何物曰一肚皮和尚若不信現有一光頭掛出在裡面

天報

老僧往後園出恭誤被笋尖棚入騎眼乃喚疼不止小沙彌見之食等云阿彌陀佛天報

祭器

僧臨終囑其徒曰享祀不須他物只將你寫齋供庄上足矣徒如命方在祭獻聽見有人叩門忙應曰待我收拾了祭器就來

僧俗



僧見道家洗浴先請師太次師公後師父挨次而行毫不  
紊乱田感慨自嘆曰獨我僧家全無規矩老和尚不曾下  
去小和尚先脫得精光了

頭眼

一僧與人對奕因奪角不能成眼躁甚頭痒乃手摩頭頂  
而沉吟曰這個所在有得一個眼便好

問禿

一秀才問僧人曰禿字如何寫不過秀才的尾軀濤過來  
就是

九思

一秀上每日住寺中聽講法師問曰請教何謂君子有九

思士答云都在人身上頭是三法司耳是按察司目是驗  
封司鼻是通政司口是繙脂司肚是尙寶司手是提舉司  
足是行人司僧問還有一司生以手指陽物曰在這裏僧  
問何司答曰僧搖司

當真取笑

和尚途行一小廝叫曰和尚和尚光頭浪盪僧怒云一個  
筋斗翻在你娘肚上婦怒云我家小廝不過作要爲何出  
此粗言僧曰娘娘难道小僧當真何須着急

宿娼

一僧嫖院以手摸妓前後忽大叫曰奇哉奇哉前面的竟  
像尼姑後面的宛似徒弟



僧道爭見

有僧道其倫一婦婦有孕及生子僧道各爭是他骨血入之不決子長人問之答曰我是和尚生的道士怒曰怎見得子曰我在娘胎裡只見和尚鑽進鑽出並不曾見道士

道士狗養

猪欄內忽產下一狗專屬甚奇鄰里環聚議曰道是社全狗養的又是猪的種道是士猪養的又是狗的種

辰設

一道士與婦人私正行事忽聞其夫叩門道士慌甚乃棄頭上冠子在床而去夫既登床摸着道冠問曰此是何物婦急應曰此是我根下的辰設

久觀

有無妻者每放手鉸則以充礮時精久之精滿携出傾潑乃對礮哭曰我的兒呀只為你沒娘所以送你在礮礮全妻

跳牆

一和尚偷婦人爲女去追遂既跳牆復倒墜見地下有光頭痕遂捏拳伸指痕在上如冠子樣曰不恰道士不來承認

驅蚊

一道士自誇法術高強撒得好驅蚊符或請得以貼室中至夜蚊虫愈多往告道士道士曰吾試往觀之見所貼符



曰原來用得不如法耳間如何用法曰每夜趕好蚊蟲漬  
貼在帳子裡而

謝符

一道士過王府基爲鬼所迷賴行人救之扶以歸道士曰  
感君相救無物可酬有辟和符一道聊以奉謝

祈雨

官命道士祈雨久而不下怪其身體不潔瘦瀆神明以致  
如此乃盡拘小道禁之獄申令其無可掬摸越教曰獄卒  
稟曰老道士祈雨小道求晴如何得有雨下官問何故  
獄卒曰他在獄唸道但願一世不下雨省得我們夜去  
放

養漢尼

有尼姑同一妓者死見閻王王問妓曰汝前世作何生理  
妓曰養漢接客王判云養漢接人方便孤身發還陽世早  
去超生問尼姑你何人答曰吃素唸佛王亦判云吃素  
唸經佛曰蛇心一百竹片打斷脊筋尼哀告曰不瞞大王  
說小婦人名雖是個尼姑其實背地裏養漢做私窠子的

七字課

一學生聰穎對君如流師出兩字課曰月明徒即對曰日  
出又云和尚答曰尼姑師曰青山徒曰白水又出一字曰  
去徒即應聲曰來師又合串總唸云月明和尚青山去徒  
亦答唸云日雖火出尼姑白水來



幾世修

一尼到一施主人家化緣暑天見主人睡在醉翁椅上露  
甘易物甚備進對主家婆曰娘、你幾世上修來的如此  
享財享財曰阿彌陀佛說這樣話尼曰這還說不修哩

貪吝部

聞當

有慕開典舖者謀之人曰需本幾何曰大典萬金小者亦  
湏千計其人大駭而去更請一人問之曰百金開一錢當  
亦可又辭去最後一人曰開典如何要本錢只湏店櫃一  
張當票數紙足矣此人乃欣然擇期開典至日有人持物  
來當者驗收訖填空票計之當者索銀答曰省得稱來稱

去費壞許多手脚待你取贖時只將利銀來交便了

請神

一客者家有禱事命道士請神乃通誠請兩京神道主人  
曰如何請這遠的道士答曰近處却曉得你的性情說請  
他、也不信

好放債

一人好放債家已貧矣止餘半粟仍謀煮粥放之人問曰  
如何起利答曰討飯

大東道

好善者曰聞當日佛好慈悲曾割肉喂鷹接尾喂虎我欲  
效之但鷹在天上虎在山上身上有肉不能使啖夏天蚊  
咬木實已



子甚多不如捨身齋了蚊罷乃不掛帳以血飼蚊佛欲試其虔誠愛一鹿啖之其人大叫曰小意思吃些則可若認真這樣大東道如何嘗得起

打牛死

一人性最貪富者語之曰我白送你一千銀子你與我打死了罷其人沉吟良久曰只打我半死與我五百兩如何

命窮

鄉下親家新製佳釀城裏親家慕而訪之異其留飯遣親家他往親母命子款待權爲荒楊留宿其母親卧房止隔一壁親家因未得好酒到口方在擲悶值親母任桶上撒尿恐声响不雅努力將鬚夾緊徐々防瀝而下親家聽見

私自喜曰原來纔在裏面瀝酒哩想明早得嘗其味矣親母聞言不覺笑下邊鬆動尿声急大親家拍掌嘆息曰真是命窮可惜慮酒搾袋又撐破了

兄弟種田

有兄弟合種田者未既孰議分兄謂弟曰我取上半截你取下半截弟訝其不平兄曰不難待明年你取上我取下可也至次年弟催兄下穀種兄曰我今年意欲種芋頭哩

合夥做酒

甲乙謀合木做酒甲謂乙曰汝出米我出水乙曰米若我的如何算賬甲曰我諒不虧心到酒熟時只逼還我這些水罷了其徐多是你的



翻臉

窮人暑月無帳復情蚊烟費忍熱擁被而卧蚊噴其面隣家有一鬼臉債而帶之蚊口不能得入謂曰汝不過雀一文錢耳如何傾翻了臉

画像

一人要為行樂圖連紙筆顏料共送銀一分画者乃用水墨于荆川紙上画出一指像其人怒曰寫真全在容顏如何寫得画者曰我勸你莫把面孔見人罷

許日子

一人性一吝嗇從無請客之事家僮偶持碗一籃往河邊洗條或問曰你家今日莫非宴客耶僮曰要我家主人請

客除非那世裡去主人知而罵曰誰要你輕易許他日子

餽金

有人遇喜事一友封分金一星往賀乃密書封內云現五分餘五分已而此友亦有賀分其人仍以一星之數答之乃以空封往內書云退五分餘五分

携燈

有夜飲者僕携燈往候主曰少時天便明何用燈為僕乃歸至天明僕復往接主責曰汝大不曉事今日及不帶燈來少頃就是黃昏叫我如何回去

不留客

客遠來以坐王家雞鴨滿庭乃辭以家中乏物不敢留飯



客即指刀欲殺已所乘馬治餐主曰公如何回去客曰憑公子雞鴨中告借一隻我騎去便了

不留飯

一客坐至晌午主絕無留飯之意適聞雞聲客謂主曰晝雞啼矣主曰此客雞不准客曰我肚飢是准的

射虎

一人爲虎啣去其子執弓而逐之引滿欲射父從虎口遙謂其子曰我見須是撓脚射來不要傷壞了虎皮没人肯出價錢

吃人

一人遠出回家對妻去我到燕子幾蚊虫大如雞後過三

山破蚊虫大如鴨昨在上新河蚊虫大如鴉妻云馱子爲甚不帶幾隻回來吃去笑曰他不吃我就勾了你还敢想去吃他

怪客

一人性最怪客忽感癆瘵之疾鑿生眡視云脈氣虛弱宜用人參培補病者驚視曰力量綿薄惟有委命聽天可也鑿士曰參既不用須以熟地伐之其價頗賤病者搢首曰賈亦太過願死而已鑿知其吝嗇乃詐言曰別有一方用乾狗屎調黑糖一二文服之亦可以補元神病者躍然起問曰不知人參一味可用否

賣粉孩



一人做粉孩兒出賣生意甚好謂妻曰此後只做束手的粉可稍省臭賣去又曰此後做坐倒的當更省仍賣去乃曰如今做垂頭而卧者不更省乎及做就妻提起看曰省則省矣只是看也不像人了

獨管褲

一人謀做褲而吝布連喚裁縫俱以費布辭去最後一縫匠云只須三尺足矣其人大喜買布與之乃縫一脚管令穿兩足在內其人曰趙甚如何行得縫匠曰你脫敝要省自然一步也行不開的

莫想出頭

一性吝者買布一丈命裁縫要做馬衣一件褲一條襪一

雙餘布還要做頂包巾匠曰每以布少辭去落後一裁縫曰我做只消八尺例與你省却兩尺何如其人大喜縫者竟做成一長袋將此人從頭套至脚用繩收緊其人曰氣悶極矣匠曰撞着你這性吝鬼自然是氣悶的省是省了要想出頭却難哩

一毛不拔

一猴死見冥王求轉人身王曰既欲做人須將身上毛盡行拔去即喚夜叉動手方拔一根猴不勝痛楚王笑曰畜生看你一毛不拔如何做人

因小失大

一進方便竟者遇見一人擦衣知必小解恐其往所對隣



多木原言卷之三  
廁乃偽爲出恭而先鏟其上小解者果赴已廁其人不知  
偶撒一屁帶下糞來乃大悔恨曰何苦因小失大

### 七德

一家延師供饌其薄一日賓主同坐見雞邊一雞指問主  
人曰雞有幾德主曰五德師曰以我看來雞有七德問爲  
何多了二德答曰我使吃得你却捨不得

### 糞雞

東家供師其薄久不買葷一日糞缸內淹死一雞烹以爲  
饌師食而疑之問其徒以實告師憤甚少頃主人進鉢  
師忙執茗帚一把塞其口中逼使盡食東家曰茗帚如何  
吃得師曰你既不肯吃茗帚如何倒叫先生吃糞雞諷全

### 惡神

一神道險惡者必用生人祭奠有酬愿者苦乏人獻特  
於供桌中控一孔藏身在桌下而伸頭於桌面俟神一箸  
頭忽縮下神大怒罵曰這班小鬼都是賊絕得堪著如何  
喫飯就一些沒有了

### 下飯

二子于餐間父用何物下飯父曰古人望梅止渴可將壁  
上掛的醃魚望一望吃一口這就是下飯了二子依法行  
之忽小者叫云阿哥多了一眼父曰醃殺了他

### 吃櫃傷心

有挑櫃子在街上賣一人連吃不止賣者曰你買不買如  
奈木質已爛



今本居言卷之三  
何只管吃荅曰此物最能養脾賣者曰你雖養脾我却傷心

### 一味足矣

一先生開館東家設宴相待以其初到加禮乃宰一鵝木  
欸飲至酒闌先生言東翁曰學生取擾的日子長以後飲  
饌務須從儉庶得相安因指盤中鵝曰日只此一味足  
矣其餘不必羅列

### 賣肉忌賒

有爲兒孫作馬牛者臨終之日呼諸子而問曰我死之後  
汝輩當如何殯殮長子曰仰體大人惜費之心不敢存厚  
縞衣布衾二寸之棺一十之柳墓道僅以土封翁攢眉良

久責其多費次子曰衣衾棺槨俱不收用但具稿薦一條  
送于郊外謂之火葬而已翁猶疾其過奢三子嘿喻父意  
乃詭詞以應曰吾父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既經殫力于生  
前豈惜捐軀于死後不若以大人遺體三股均分暫作一  
日之屠兒以享百年之遺澤何等不好翁乃大笑曰吾兒  
此語遠獲我心復戒之曰對門王三老慣賴肉錢斷不可  
賒

### 咬嚼不過

一人死後轉床殯殮諸親及眾婦繞靈而哭只見孝幃裂  
碎到處飛揚皆稱怪象特往闕魂問之乃曰無他只是當  
眾人咬嚼不過耳



離酒

有性吝者父子在途每自沽酒一丈慮其易竭乃約用箸頭醮嘗之其子連醮二次父責之曰如何吃這般急酒

吞盃

一人好飲偶赴席見桌上盃小遂作嗚咽之狀主人驚問其故曰親物傷情耳先君去世之日並無疾病因友人招飲亦似府上酒盃一般僕吞人口咽死了的今日復見此盃焉得不哭

好酒

父子扛酒一鐮路滑跌翻其父大怒子乃伏地痛飲擡頭謂父曰快些來應難道你還要等甚麼

恋席

容人恋席不肯起身主人偶見樹上一鳥對客曰此席坐久盤中殺盡待我砍倒此樹捉下鳥來烹與執事侑酒何如客曰只恐樹倒鳥飛矣三云此鳥身鳥他及也不下重身的

恋酒

一人肩挑磁壺各處貨賣行至山間遇着一虎咆哮而來其人惶甚忙將一壺擲去其虎不退再投一壺虎又不退投之將盡止存一壺乃高聲大喊曰畜生畜生你若去也只是這一壺你若不去也只是這一壺了

四職



一人食飲過度多私相謀議曰屢劝不聽宜以險事觀之  
一日大飲而噦子密袖猪鬃置噦中指以謂曰凡人其  
五臟今出一臟矣何以生耶文熟視曰唐三藏尚活世况  
我有四臟乎

寡酒

一人以寡酒劝客曰不如拿把刀來殺了我罷至愕然  
問曰劝酒無非好意何出此言客曰其實當你寡訟剛不  
過了

白伺候

夜遊神見門神有立憐而問之曰汝長大乃爾如何做人  
門答早晚伺候交此苦辛門神曰出于無奈耳曰然則有

飯吃香答曰若要他飯吃時又不要我上門了

夢戲酌

一人夢赴戲酌方定席為妻驚醒乃罵其妻曰不要人  
趁早睡去戲文还未半本哩

夢美酒

一好飲者夢得美酒將熱而飲之忽被驚醒乃大悔曰早  
知如此恨不冷吃

截酒盃

使值斟酒不滿客舉盃細視良久曰此盃太深當截去一  
段至曰為何客曰上半段盛不得酒要他何用

切薄肉



王有留客定飯僅用切肉一碗既覺且少乃作詩以諷之  
曰君家之刀利且鋒君家之手輕且鬆切來片七如紙同  
週圍披轉無三重推腮忽遇微小風頓然吹入五雲中忙  
忙令人覓其踪已過巫山十二峯

滿盤多是

客見坐上無肴乃作意謝主人稱其大費主人曰一些某  
也沒有何云太費客曰滿盤都是主人曰某在那裡客指  
盤中曰這不是菜难道到是肉不成

滑字

一家延師供膳華薄時值天雨館僮携午膳至肉甚少師  
以其來遲歡責之僮曰天雨路滑故也師曰汝可寫滑字

我看如寫得出便饒你打僮曰一點兒一點兒又是斜披

一點兒其餘都是肉了  
不見肉

一母命子携蘿蔔一籃往河邊洗滌久之不歸母往尋之  
但存蘿蔔知兒失足墮水淹死水中因大哭曰我的肉我  
的肉但見蘿蔔不見肉

和頭多

有請客者盤殮少而和頭多因嘲之曰府上的食品忒煞  
富貴相了主問何以見得曰惹惹蘿蔔都用魚肉片子來  
拌的少刻魚肉上來一定是龍肝鳳髓做和頭了

盛骨頭



一家請客骨多肉少客曰府上的碗想是偷來的主人駭曰何出此言客曰我只聽見人家罵說偷我的碗拿去盛骨頭

收骨頭

館僮怪主人每食必盡止留光骨于碗乃對天祝曰願相公活一百歲小的活一百零一歲玉問其故荅曰小人多活一歲好收拾相公的骨頭

塗嘴

或有宴會座中客食饒不已餚核既盡館僮憤怒而不敢言以將鍋煤塗滿嘴上站立傍側衆人見而訝之間其嘴問何物荅曰相公們只顧自己吃罷了別人的嘴管他則甚

甚

索燭

有與善啖者同席見盤中且盡呼主翁拿燭來主曰得無太早乎曰我桌上已一些不見了

借水

一家請客失分一箸上菜之後衆客朝拱舉箸其人袖手而覩徐向主人曰求賜清水一碗玉問曰何處用之荅曰洗乾淨了指頭好拈菜吃

善求

有作客異鄉者每入席輒狂啖不已同席之人甚惡之因問曰貴處每逢月食如何護法荅曰官府穿公服群聚率



對

敵餛飩

一妻病夫問曰想甚吃否妻曰除非好肉餛飩想吃一二隻夫為治一孟意欲與妻同享方往取箸回而妻已染指噉盡止餘其一夫曰何不并啖此枚妻攢眉曰我若吃得下此隻不害這病了

罰愛虫

一人見真王自陳一生吃素要求個好輪迴王曰我那裡查汝湏剖腹驗之既剖但見一肚餽涎因曰罰你去愛一隻蟹依舊吐出了罷

不吃素

一人遇餓虎將遭啖其人哀懇曰圈有肥猪願將代已虎許之隨至其家喚婦為猪喂虎婦不捨曰所有貧腐頗多亦堪一飽夫曰罷麼你看這樣一個很主客可是肯吃素的麼

酒煮滾湯

有以淡酒宴客者客嘗之極贊府上烹調之美主曰粗餽未曾上桌何以見得答曰不必論其他只這一味酒煮白滾湯就妙起了

淡酒

有人宴客用淡酒者客向主人索刀主問曰要他何用曰欲殺此壺又問壺何可殺答曰殺了他解下水氣



淡水

河魚與海魚攀親河魚屢往偷摸海錯因語海魚親家何不到小去處下顧一顧海魚許焉河魚歸曰海頭大乙至矣遣手下擱深港迎之海魚甫至港口便返河魚追問其故荅曰我吃不慣貴處這樣淡水

索米

一家請客酒甚淡客曰鮑鱗貝此足矣倒是朱求得一撮出來主曰要他何用客曰此酒想是不曾下得米倒要放幾顆

酒死

一人請客方舉杯即放聲大哭主人慌問曰臨飲何故

而悲荅曰我生平最愛的是酒今酒已死矣因此而哭主笑曰酒如何得死客曰既不曾死如何沒有一些酒氣

送君代酒

一客訪友主人不留飲食起送出門謂客曰古語云遠送當三杯待我送君里許恐客留滯急洩其袖而行客曰求從容此量沒吃不得這般急酒



新鐫笑林廣記卷之四

貧窶部

好古董

一富人酷嗜古董而不辨真偽或偽以虞舜所造漆碗周  
 公撻伯禽之杖與孔子  
 之蓑資既空乃左執虞舜之碗右持周公之杖身披孔子  
 之蓑而行乞于市曰求賜大公九府錢一文

不奉富

千金子驕語人曰我富甚汝何得不奉承貧者曰汝自多

遊戲主人纂輯  
 粲然居士泰訂

笑林廣記卷之四



金于我何與而奉汝耶富者曰倘分一半與汝何如答曰  
汝五百我五百我汝等何奉焉又曰悉以相送難道猶不  
奉我答曰汝失千金而我得之汝又當趁奉我矣

### 窮十萬

富翁謂貧又曰我家富十萬矣貧人曰我亦有十萬之蓄  
何足爲奇富翁驚問曰汝之十萬何在貧者曰你平素有  
了不肯用我要用沒得用與我何異

### 止一物

窮漢聞隣家喊捉賊忙將陽物插妻牝內妻曰賊至有何  
高興答曰止一物藏好了怕他怎麼

### 失火

一窮人正在歡飲或報以家中失火其人即將衣帽一整  
仍坐云不妨家當盡在身上矣或曰令正却如何答曰他  
怕沒人照管

### 夾被

暑月有擁夾被時者或問其故答曰阿約編被脫熱

### 金銀錠

貧子持金銀錠行于街市願錠嘆曰若得你硬起來我就  
好過日子了傍人待答曰要我硬却不能勾除非你硬了  
來湊我

### 妻撥茶

客至之人大声討茶妻無茶只得自送茶出夫目計慳儉



笑林廣記卷之四  
乃大喝云你家男個那裡去了

喚茶

一家客至其夫喚茶不已婦曰終年不買茶葉茶從何來夫曰白滾水也罷柴沒一根冷水怎得熱夫罵曰狗潑婦难道枕頭裡就沒有幾根柏草妻回罵曰臭忘人那些磚頭石塊難道是燒得着的

留茶

有留客吃茶者苦無茶葉往鄰家借之久而至至湯滾則溢以冷水加之既久釜且滿矣而茶葉終不得事請夫曰茶是吃不成了不如留他洗個浴罷

白狗

客至乏僕暗借鄰家小厮撥茶至客堂後逡巡不前其人厲聲曰爲何不至僮曰我怕你家這隻鬼狗

食粥

一人家貧每日省米吃粥怕人恥笑囑子諱之人前只說吃飯一日父同友人講話等久不進子往喚之進來吃飯父曰今日手段快練何煮得恁早子曰早荆不早今日又熬子些清湯

鞋襪許訟

一人鞋襪俱破鞋歸咎于襪、又歸咎于鞋交相訟之于官、不能決乃拘脚跟証之脚跟曰小的一向逐出在外何由得知



被屑掛鬚

貧家蓋稿穠切兒不知諱父撻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父見客而鬚上帶穠草兒從後呼曰爹且除去面上被屑着

吃糟餅

一人家貧而不善飲每出啖糟餅二枚便有酣意適遇友人問曰爾晨飲耶答曰非也吃糟餅耳歸以語告妻妻曰馱子便說吃酒也粧此體面夫領之及出仍遇此友問如前以吃酒對友詰之酒熟吃乎冷吃乎答曰是燻的友笑曰仍是糟餅既歸而妻知之答曰汝如何說燻酒云熟飲夫曰我知道了再遇此友不待問即誇云我今番的酒是

熱吃的友問曰你吃幾何其人伸手曰兩個

燒黃熟

清客見東翁燒黃熟香輒掩鼻不聞以其賤而不屑用也主人曰黃熟雖不佳還強似府上燒人言木屑清客大詫曰我舍下何曾燒這兩件主人曰蚊烟是甚麼做的

拉銀會

有人拉友作會友固相之不得乃曰汝若要我與會除是跪我其八即下跪乃許之傍觀者曰此湏會銀左右要還他的如此自屈吾甚不取答曰我不折本的他日討會錢跪還我的日子正多哩

兌會錢



今村廣言卷之四  
一人對客忽轉身曰見請坐我去兌還一主會銀就來奉  
暗線進即出客問何不兌銀其人笑曰我曾算來他是痴  
的所以把會銀與我若還是痴的了

剩石沙

一窮人留客吃飯其妻因飯少以鵝卵石襯于添飯之下  
及添飯既盡而石出焉主人見之愧甚乃責僕曰瞎眼奴  
才淘米的時節眼睛生在那裡這樣大石沙都不拿來揀  
出

飯粘扇

一人不見了扇子罵曰拿我的扇子去做羹飯傍曰扇子  
如何做得羹飯其人曰你不曉得我的扇子糊撥許多飯

粘在上面

沒尿

窮人好粧休面偶出訪友乏人跟隨令妻舅粧以代僕及  
至友家間談至暮遂留宿焉因舖陳未備主伴主而僕伴  
僕各睡一處窮人解衣上床下身無褲次日起身後主人  
嘆曰好笑這個朋友窮得褲子也無只穿一件單布麻裙  
僕在傍曰這还算好不像他管家竟窮得屙子都精光

破衣

一人衣多破孔或戲之曰君衣好像棋盤一路一路的其  
人笑曰不敢欺再着匕还要打結哩

借服



有居服制而欲赴喜遙者借得他人一羊皮襖素冠而往人知其有服也因問尊服是何人的其人見友問及以爲談誚其所穿之衣乃遠視己身作色而言曰是我自家的問他怎么

連三拐

一人三餐無食夫妻枵腹上床妻嗟嘆不已夫曰我今夜連要打三個拐以當三餐妻從之次早起來頭暈眼花站脚不住謂妻曰此事紗極不惟可以當飯且可以當酒

酒甕盛米

一窮人積米三四甕自謂極富一日與同伴行市中聞路人語曰今歲收米不多正得三千餘石窮人謂其伴曰你

听這人說謊不信他一分人家有這許多酒甕

遇偷

偷兒入貧家遍摸無一物乃嚙地開門而去貧者床上見之喚曰賊有慢了可爲我開好了門去偷兒曰你這樣人踉你还叫我賊我且問你上的門闕他做甚么

被賊

穿窬人一貧家其家止蓄米一甕至卧床前偷見解裙布地方取甕傾米床上人竊窺之潜抽其裙去急呼有賊上應声曰真個有賊剗纏一條裙在此轉眼就被賊欸養的偷去了

羞見賊



穿窬往窈一家見王人向外中睡忽轉朝裡賊疑其素有相識欲遁去其人大呼曰來不妨因我家乏物可敬無顏見你囉

望包荒

貧士素好鋪張偷兒夜襲之空如也唾罵而云貧士摸床頭數錢追贈之囑曰君此來雖極息慢然在人前尚望包荒

借債

有持券借債者主人曰券倒不湏寫只畫一幅行樂圖來借者問其故荅曰怕我日後討你債時便不是這副面孔耳

變爺

一貧人生前負債極多死見冥王王命鬼判查其履歷乃槽賴人債者來世罰去變成犬馬以償前欠貧者票曰犬馬之報所償有限除非變了他們的親爺方可还得王問何故荅曰做了他家的爺儘力去掙得論子論萬少不得都是他們的

夢還債

欠債者謂討債者曰我命不久矣昨夜夢見身死討者曰陰陽相反夢死反得生也欠債者曰還有一疑問曰何夢曰夢見還了你的債

說出來



一人爲討債者所逼乃發急曰你定要我說出來么討債者疑其發已心病哩然而去如此敘次一日發狠曰由你說出來也罷我不怕你其人曰真个要我說出來曰真要你說曰不還了

坐椅子

一家索債人多椅櫬俱坐滿更有坐檻上者主人私謂檻者云足下明日早來些那人意其先完已事乃大喜遂揚言以散衆人次早黎明即往叩其相約之意答曰昨日有裴坐檻甚是不安今日早來可先占把交椅

打欠戶

有欠債屢索不還者主人怒命僕輩潛伺其出扛之以赴至中途僕暫歇息其人曰快走罷歇在這裡又被別人扛去不關我事

拘債精

冥王命拘蔡青鬼卒誤聽以爲勾債精也遂攝一欠債者到案王詢之知其謬命鬼卒放回債精曰其實不願回去陽間無處藏身正要借此處一躲

擺海乾

一人專好放生龍王感之命夜叉贈一寶錢囑曰此錢各爲擺海乾教他把此不在海中一擺海水即乾任將金銀寶貝拿去夜叉傳訖其人日七將錢去擺猿成大富後把此系失去貪心未足只將空手海上去擺一日撞着夜叉



曰你手內糸都沒了還有何臉面在此擺甚么

談刺部

搬是非

寺中塑三教像先儒次釋後道士見之即移老君子中僧見又移釋迦于中士見仍移孔子于中三聖自相謂曰我們原是好士的却被這些小人搬來搬去搬壞了

丈人

有以岳丈之力得中魁選者或為語嘲之曰孔門弟子人試臨揭曉聞報子張第九眾曰他一貌堂上果有好處又報子路第十三眾曰這粗人到也中得高还亏他這陣魂氣好又報顏淵第十二眾曰他學問最好屈了他些又報

云治長第五大家駭曰那人平時不見怎的為何倒中在前一人曰也全虧有人扶持所以高撥問誰扶持他答曰丈人

大爺

一人牽牛而行唱人讓路不聽乃云看你家爺來一人回視曰难道我家有這樣一個大爺

接風送程

一人往蘇州娶得一妾名蘇娘後又往杭州娶了一妾就取名杭娘其妻立下規矩每到蘇杭身边去必要投批掛號先與他幹訖一度方許前行名爲送程及輪該自晚與夫交合又名爲接風其夫苦于奔命願請獨宿一日妻與



忽發乃勸夫往蘇杭云夫笑曰我蘇杭到也要去只是當  
你接風送程不起

蘇杭同席

蘇杭同席杭人单吃枣子而蘇人單食橄欖就問蘇曰橄  
欖有何好處而兄愛吃他曰回味最佳杭人曰等你回味  
好我已甜過半日了

狗啣錠

狗啣一銀錠而飛老人以肉喂他不放又以衣罩去復鬼  
脫人謂狗曰畜生你直恁不捨既不要吃復不好穿死命  
要這銀子何用

不停當

有聞當者本錢甚少初聞之月招牌寫一當字未幾本錢  
發盡贖者不來乃于當字之上寫一停字言停當也及後  
贖者再來復至本錢又于停字之上加一不字人見之曰  
我看你這典舖中寔有些不停當了

和事

一夫婦及日夜晚上床夫以手摸其陰戶妻推開曰手是  
日間打我的不要來夫與親嘴又推開曰日是日間罵我  
的不要來及將陽物插入陰中婦不之拒夫問曰日與手  
你甚怪他獨此物不拒何也婦曰他不會得罪我往常爭  
鬪了全虧他做和事老人自然由他出入

朝奉



徽人狎妓賣弄才學臨行事各要說成語切題乃舒妓而  
股以其陰對已之陽曰此丹雘全鳳雛全朝陽也妓亦以  
徽人之陽對已之陰徽人問曰此何故事妓曰這叫做卯  
袋朝奉

十隻脚

關吏缺課凡空身人過關亦要納稅若生十隻脚者免初  
一人過關無不曰我浙江龍游人也龍游是四脚牛是四  
脚人兩脚豈非十脚許之又一人求免稅曰我乃蟹客也  
蟹八脚我兩脚豈非十脚亦免之未後一徽商過關竟不  
的稅關吏怒欲責之荅曰小的雖是兩脚其寔身上之脚  
還有八脚官問那裏荅曰小的徽人叫做徽獺猫七是四

脚獺又四脚小的兩脚豈不共是十隻脚

親家公

有見少婦抱小兒于懷乃討便宜曰好個乖兒子婦知其  
輕薄接口曰既好你把女兒送他做妻子罷其人荅曰若  
如此你要叫我親家公此獺家公了

中人

玉帝修凌霄殿偶之錢糧欲將廣寒宮典與下界人皇因  
思中人亦得一皇帝便好乃請灶君皇帝下界議價既見  
朝七中人訝之曰天庭所遣中人何黑如此灶君笑曰天  
下中人那有是白做的

媒人



有愛貧者或教之曰只求媒人足矣其人曰媒安能療貧乎荅曰隨你窮人家經了媒人口就都發跡了

表號

一富翁不通文墨有借馬者東云偶欲他出告假駿足一乘翁大怒曰我便是一隻足如何借得傍友代解曰所謂駿足者馬之稱號也翁乃大笑曰不信畜生也有表號

精童

有好外者往候一友知其性呼曰喚精童具茶已而獻茶者乃一奇醜童了也其人曰似此何名精童友曰正佳二些人氣也無得

相稱

一俗漢造一精室上中羅刻古玩置畫無一不備室至問曰此中若不相稱者幸指教當去之客曰件件俱精只有一物可去主人問是何物客曰就是足下

看扇

有借任扇觀者其人珍惜以綿袖衫襯之扇主看其袖色不堪謂曰你倒是光手拿着罷

性不飲

一人以酒一瓶腐一塊獻利市神祭畢見狗在傍速命童子取不童方携酒入內腐已為狗所啖至怒曰奴才你當取不取只應先取了葢腐豈不曉得狗是從來不吃酒的

擔兒人



第十回 鍾馗專好吃鬼其妹送他壽禮帖上寫云酒一罈鬼兩個送與哥七做點剝哥七苦嫌禮物少連桃擔的是三個鍾馗看畢命左右將三個鬼俱送庖人烹之擔七鬼謂挑擔鬼曰我門死是木等你却何苦來挑這擔子

鬼臉

關王差鬼卒拘三人到案先問第一曰你生前作何勾當答云縱連補綴王曰你迎新棄舊該押送油鍋又問第二個你作何生理答曰做花賣王曰你節外生枝發在油鍋再問第三個答曰糊鬼臉王曰都押到油鍋去其人不屈曰我糊鬼臉替大王張威壯勢如何同犯此罪王曰我怪你見錢多的便把好臉兒與他那錢少的就將反臉來欺

他

牙虫

有患牙疼者無法可治医者云內有巨虫一條如桑蚕樣須捉此虫方可斷根問如何就有恁大医曰自幼在牙齦全門裡吃大最能傷人

狗肚一句

新官到任吏獻鯢魚一尾其味隹美大異尋常官食後每思再得差役遍覓無有仍向前吏索之吏稟曰此魚非市中所賣昨偶宰一狗從狗肚中得者以為異品故敢上獻官曰难道只有此鯢了吏曰狗肚裏焉得有第二鯢音全

吃糧披甲



一耗鼠在陰溝內鑽出近視者睨視良久曰咦一個穿貂裘的大老官鼠見人隨縮入少刻又一大龜徒洞內扒出近視曰你看穿貂裘的主兒纔得進去又差出個披甲兵兒來了

### 卯穿嘴上

一女無故而腹中受孕父母嚴詰其故女曰並無外遇止有某日偶遇某人對面而來嘴上撞了一下遂兩成胎此外別無他事父沉吟良久忽悟曰暖我曉得了這人的卯袋竟穿在嘴上的

### 風流不成

有嫖客錢盡鴛兒置酒錢之忽雨下嫖客嘆曰雨落天留

客天留人不留鴛念其撒錢勉強留一宿次日下雪復留至第三日風起嫖客復與其留仍前唱嘆鴛兒曰今番官人沒錢風留流不成

### 好鳥龜

時值大比一人管緣科舉一名命十者占龜頗得佳象穩許今科奏捷其人大喜將龜答謹帶隨身至期点名入場至試出題旨解茫然終日不成一字因撫龜嘆息曰不信這樣一個好鳥龜如何竟不會做文字

### 通請

有人欲狎一處女先舉其物詢之曰此是何物汝知之否女曰那是一張因卯字不便出口故作歇後語也又問曰



今本原詩卷之四  
一四  
這等你腰下的何物女曰也是一張男曰你也是一張我也  
一張可見這兩件東西都是姓張的了五百年前共一家  
何不使他通一通謂女許之遂解褲裙狎事畢後女嘆曰  
諧便通了只是這個門戶漸上的大起來收歛不得却怎  
麼好

聯宗

眉毛一日忽欲與脇毛聯宗脇毛不肯曰我也在人手手  
如何與你聯得有一好去處引你去聯可也問何處曰下  
邊新豎旗杆的

定親

一人登廁隔則先有一女在焉偶失淨紙因言若有知趣

的給我願爲之婦其人聞之卽以自所用者從壁隙中遞  
與女淨訖遂去其人嘆曰親事雖定了一頭這一屁股債  
如何得乾淨

有錢誇口

一人迷路遇一啞子問之不答惟以手作錢樣示以得錢  
方肯指引此人喻其意卽以數錢與之啞子乃開口指明  
去路其人問曰爲甚無錢裝啞上曰如今世界有了錢便  
會說話耳

古今三絕

一家門首來往人屙溺穢氣難聞因拒之不得乃画一龜  
于牆上題云在此溺尿者卽是此物一惡小兒之問曰此



是誰的手筆。圖者任之惡少曰宋徽宗。趙子昂與吾兄三人共誰不朽矣。圖者詢其故。答曰宋徽宗的鷹。趙子昂的馬。兄這樣烏龜。可稱古今三絕。

曰蟻蛙

有客在外而主人潛入吃飲者。既出客謂曰宅上好座所房。可惜許多梁柱都被白蟻蛙壞了。主人四顧曰並無此物。客曰他在裡面吃外生如何知道。

烏鬚菜

婢少女而主人蒼老屢次偷之不從。主人怒曰不受人擡舉。你這般做作。我自無法處你。婢問何法。放得你明毛盡白。方許嫁人。婢曰不妨。我自烏鬚菜。

吃烟

人有送夜羹飯甫畢。已將酒肉啖盡。正在化紙將完。而群狗環集。其人曰。列位來遲了。一未並無一物。請你都來吃些烟罷。

烟戶

嫖客愛潔之極。妓女百般清趣。尚多憎嫌。妓將陰戶透香。嫖客臨事聞嗅。被中乃大駭云。原來是个吃烟的烟戶。

煩惱

或問樊遲之名誰取。曰孔子取的。問樊噲之名誰取。曰漢祖取的。又曰煩惱之名誰取。曰這是他自取的。

嘉興人



下蠶請上蠶宴飲上蠶行至臍下見賢倒掛乃大驚而回  
一日下蠶復遇上蠶叙述前次奉請何以見却上蠶曰那  
日知兄府上爲了人命心緒欠寧故不好取擾下蠶曰前  
無其事上蠶曰吊死一嘉興人在你門首如何諱賴下蠶  
曰那見是嘉興人答曰他身边現帶着兩個臭鴨蛋

### 貓逐鼠

昔有一貓攜鼠起大瓶內貓不捨猶在瓶邊守候鼠畏甚  
不敢出貓忽打一噴嚏鼠在瓶中曰大吉利貓曰不相干  
憑你奉承得我好只是要吃你哩

### 祝壽

貓與耗鼠慶生安坐洞曰鼠不敢出忽在內打一噴嚏貓  
祝曰壽年千歲群鼠曰他如此恭敬何妨一見鼠曰他何  
嘗真心來祝壽囉騙我出去正要狠嚼我哩

### 心狠

一人戲將數珠掛貓項間群鼠私相賀曰猫老官已持齋  
唸佛定然不吃我們的了遂歡躍于庭猫一見連哺數个  
衆鼠奔走背地語曰吾等以他唸佛慈心了原來是假意  
修行一答曰你不知如今世上修行唸佛的心腸更狠十  
倍

### 嘲惡毒

蜂與蛇結盟蜂云我欲同你上江一遊蛇曰可你湏伏在  
我背間行到江中蛇已無力或沉或浮蜂疑蛇害已將尾  
尖休費口舌矣



今本凡言各之四  
刺釘緊在蛇背上蛇負疼罵曰人說我的口毒誰知你的  
肚裏更毒

罵無禮

有數小厮同下池塘浴水被一小蛇將屋子咬了一口小  
厮忿怒將蛇塘岸乾果見小蛇乃大罵曰這小畜生大無  
禮咬我屋子就是你

識人弄乖

鳳凰壽百鳥朝賀惟蝙蝠不至鳳責之曰汝居吾下何踞  
傲乎蝠曰吾有足屬于獸賀汝何用一日麒麟生誕蝠亦  
不至壽亦責之蝠曰吾有翼屬于禽何以賀與麒麟相會  
語及蝙蝠之幸互相慨嘆曰如今世上惡薄徧生此等不

禽不獸之徒真个無奈他何

素壽

人間羊肉與鵝肉如何這般毒得緊或答曰生平吃素的  
啣姓倪

舊有放手鉞詩一首啣姓倪者錄之以供一笑詩曰獨坐  
書窗手佐妻此情不與外人知若將左手換右手便是停  
一再娶妻一搨一搨復一搨渾身馳癢骨頭迷點上滴上  
落在地子也孫都姓倪說全

白嚼

三人同坐偶談及家內耗鼠可惡一曰舍間飲食落放不  
得轉眼被他竊去一云家下衣服書籍散去不得時常被



他侵損又一日獨有寒家老鼠不偷食咬衣終夜浴浴叫到天明此二人曰這是何故答曰專靠一味白嚼

嚼蛆

有善說笑話者人嘲之曰我家有一狗落在糞坑中三年零六個月還不曾死其人曰既然如此他乞些甚么答曰血靠嚼蛆

笑話一担

秀才年將七十忽生一子因有年紀而生即名年紀未幾又生一子似可讀書者命名學問次年又生一子笑曰如此老年還要生兒真笑話也因名曰笑話三人年長無事俱命入山打柴及日夫問曰三子之柴孰多妻曰年紀有

了一把學問一些也無笑話到有一担

聽笑語

一婦與鄰人私謂婦曰我常要過來會你得汝天在家奈何婦曰壁間挖一孔你將此物伸過如他不在我好通信一日夫在家正講笑話突見壁間之物夫詰之婦無可答乃謊應曰是聽笑話的

引避

有撈利者每出逢冠蓋必避同行者問其故答曰舍親如此屢屢同行者厭之偶逢一乞丐亦效其引避曰舍親問爲何有此今親曰但是好的都被你認去了

取笑



甲乙同行甲望見顯者冠蓋謂乙曰此吾好友見必下車  
我當引避不意竟避人顯者之蒙顯者既入門詫曰是何  
白撞墮我門內呼童撻而逐之乙問曰既是好友何見毆  
辱答曰他從來是這般與我取笑慣的

### 吃橄欖

鄉人大城赴酌腰席內有橄欖焉鄉人取啖澁而無味因  
問同席者曰此是何物同席者以其村氣鄙之曰俗鄉人  
以俗爲名遂牢記之并謂人曰我今日在城嘗一奇物叫  
名俗衆未信其人乃張口呵氣曰你們不信現今滿口都  
是俗氣哩

### 避首席

有病瘋疾者延醫調治二辭不肯下藥病者曰我亦自知  
難醫但要服些生痰動氣的藥改作癆膨二症醫曰瘋癆  
膨臍同是不起之症緣何要改病者由我聞得瘋癆膨臍  
乃是閻羅王的上客我生平怕做首席所以挪在第二第  
三

### 瓦窖

一人連生教女招友人飲宴友作詩一首戲贈之云去歲  
相招因弄瓦今年又弄瓦相招弄去弄來都弄瓦今正原  
來是瓦窖

### 嘲周姓

浙中鹽化地方有查祝董許四大族帶纓世胄科甲連綿



今本見言卷之四  
後有周姓者偶發兩榜其居鄉豪橫欲與囚大姓並駕齊驅里人因作詩嘲之曰杳祝董許恩龍鼉蛟龍鯁江淮河海溝虎豹犀象猴

嘲滑稽客

一人留客午飲其客已啖盡一碗不見添飯客欲主人知之乃佯言曰某家有住房一所要賣故將碗口向主人曰樣子也有這樣大主人見碗內無飯急呼使童添之因問客曰他要價值幾何客曰如今有了飯吃不賣了

認族

有王姓者于素景死聯譜每遇姓相似者不曰寒宗就說敘族偶遇一汪姓者指爲友曰這是舍姪友曰汪姓何爲是盛族其人曰他是水窠路裡王家遇一匡姓者亦認是姪孫人曰匡與王一發差得遠了答曰他是推牆內王家又指一全姓亦云是舍弟一發甚么相于其人曰他從幼在大人家做茂片的王家又指姓毛者是寒族友大笑其荒唐曰你不知他本是我王家一派只因生了一個岸鞞弄得毛頭毛腦了人問王與黃同音爲何反不是一家答曰如何不是那是廿一都田頭八家兒

謬誤部

見皇帝

一人從京師回自誇曾見皇帝或問皇帝門景如何答曰四桂牌坊金書皇帝世家大門內匾金書天子第兩边对



聯是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君又問皇帝如何裝束曰頭帶王紗帽身穿金海青問者曰明是說謊穿了金子打的海青如何拜揖其人曰吓你真是個冒失鬼皇帝肯與那一個作揖的

### 替杯呼

一家父子僮僕專說大話每以朝廷各色自呼一日友人來望其父出外遇其長子曰父王駕出了問及令堂次子又云娘上在後花園飲宴友見說話僭分忿怒而去途遇其父乃述其子之言告之父曰是誰說的僕在後云這是太子與庶子說的其友愈惱扭僕便打其父忙勸曰卿家前惱着寡人面上

### 看鏡

有出外生理者妻要稍買梳了囑其帶回夫問其狀妻指新月示之夫貨畢忽憶妻語因看月輪正滿遂依樣買了鏡子一面帶歸妻照之罵曰梳子不買如何反取一妾回來兩下爭鬧母聞之往勸忽見鏡照云我兒有心費錢如何討恁個年老婆兒互相埋怨遂至許訟官差往拘之差見鏡慌云纏得出牌如何就出筆差來提違限及審置鏡于案官照見大怒云夫妻不和事何必央請鄉官來講分上

### 高才

一官偶有書義未解問吏曰此處有高才否吏誤認以爲



裁縫姓高也應曰有即喚進官問曰貧而無諂如何荅曰  
裙面無欄折起來又問富而無驕如何荅曰褲若無腰做  
上去官怒喝曰哇裁縫曰極是容易若是皺了小人有慰  
斗取來盪七

謝賞

一官坐堂偶撒一屁自說爽利二字衆吏不知誤聽以爲  
賞吏莫得歡心爭跪稟曰謝老爺賞

不識貨

有徽人開典而不識貨者一人以單皮鼓一面來當喝云  
皮鑼一面當銀五分有以笙來當者云斑竹酒壺一把當  
銀三分有當笛者云絲絹八筒一根當銀一分後有持了

事怕來當者喝云虎狸斑汗巾一條當銀一分小郎曰這  
物要他何用荅云苦還不贖留他來棊七嘴也好

外太公

有教小兒以大字者次日寫大字問之見乃曰大字因教  
之曰中多一點乃太公的大字也明日寫大字問之見曰  
太公的大字師曰今番點在外如何還是大字見即應曰  
這樣說便是外太公了

床榻

有賣床榻者一日夫出命婦守店一人來買床價少銀水  
又低爭位良久勉強售之次日復來買榻婦曰這人不知  
好歹昨日床上討盡我的便宜今日榻上又想要討我的



便宜了

房事

一丈每命增以房與銀既成交而房價未足因作書促之云家岳母房事懸望至緊刻不可緩早晚望公垂慈一處以濟其急至感至感

賣糞

一家有糞一窖招人貨賣索錢一千買者還五百主人怒曰有如此賤糞難道是狗撒的鄉人曰又不曾吃了你的何須這等發急

出醜

有屠牛者過宰猪之家其子欲諱宰猪二字回云家尊

出亥去了屠牛者對子述之稱讚不已子亦領悟次日屠猪至其子亦回云家父往外出丑去了問幾時歸答曰出盡丑醜自然回來了

整嫂裙

一嫂前行而裙夾于鬚縫內者叔從後拽整之嫂顧見疑其調戲也遂大怒叔躬身曰嫂乞請息怒待愚叔依舊與你塞進去你再夫緊何如

戲嫂臂

兄患病猷神嫂收祭物叔將嫂臂暗捏一把嫂怒云看你肥肉吃得幾塊兒在床上所見叫声兄弟沒正經你嫂乞安留來結識人頭的大家省口出客罷



淫病

一人不通交墨向友問曰三點水的淫字如何解友曰淫乃婦人之大病其人領之一日此人之妻忽抱病頗劇出遇友人問曰今正病體何如其人曰不要說起賤內這兩日着賣一發淫得緊哩

利市

一人元旦出門云頭一日必得利市方妙遂于桌上寫一吉字不意連走數家求一茶不得將吉字倒看良久曰原來寫了口干二字自然沒得吃了再順看曰吾論來竟該有十一家替我開口

健訟

一生好健訟一日妻在坑廁上撒尿見月色照在妻豚乃人怒遂以月照豚事訟之于官縣令不解其意掛牌拘審生以實情訴真求父師伸冤官怒曰月照你妻的豚就來音理偏日脚你妻的尿你待要怎麼

官話

有兄弟經商學得一二官話將到家兄往臨河出恭命弟先往見其父問曰汝兄何在弟曰撒案父驚曰在何處殺死的答曰河南父方悲慟而兄已至交遂罵其次子何得妄言對是曰我自打官話耳父曰這樣官話只好嚇你親爺罷了

堂端



一鄉人進城偶與人競被打耳光子數下赴縣叫減官問何事曰小人被人打了許多乳光官不信連問只以乳光對官大怒呼皂隸掌嘴方破掌鄉人遽以指示官正是這個樣了

乳廣

一鄉人涉訟官受其賄臨審復掌嘴數下鄉人不忿作官話曰老牙你要人嘴言銀也我就人嘴要銅團言銅也就銅團要尾言米也就尾爲何臨了來又及我的乳廣

官物

一大氣胛過關吏見之指其夾帶漏稅其人辨曰小的是氣病吏曰既是氣病道不要起稅的麼曰疼的

難氣病吏曰藤紫扇子柄一發要報稅了其人曰老爺不是疼的大氣胛吏怒曰銅的大剃刀豈肯容汝漏稅責打二十以正其罪此人被打出來偶爲尿急對人家門首撒之門內婦人大罵其人曰娘子休罵我這官物比眾不同總在衙門進稅都過了娘子請看何妨

初上路

一人初上北路絕騎牲口踏鏗掉落一鞋其人因作官話大聲曰呵呀掌鞭的我的鞋鞋鏗官話趕鞭的以爲喚他做爺答云爺不敢其人愈發急大呼曰我的鞋爺我的鞋爺掌鞭的不會其意亦連聲回應曰爺小的怎麼敢其人只得仍作鄉語怒罵曰糊殺那娘我一隻鞋曠詐子脫掉



了  
鬧一鬧

一杭州婦僱轎往西湖遊玩貪恋湖上風景不覺歸遲時已將暮怕闕城門心中着急乃對轎夫言曰轎夫阿可天色晚了，我多把銀錢打發你與我儘力鬧一鬧早行進到裡頭去，不但是我好連你們也落得自在快活些。

摸一把

婦人門首買某問幾個錢一把青者說實價三個錢一把我這兩個錢一把賣者云不指望我來摸娘，倒想要摸我一把討我這樣便宜。

蘇空頭

一人初往蘇州或教之曰吳人慣扯空頭若去賣物他兩只好還一兩就是與人論話他說兩句也只好聽一句其人至蘇先以買賣之法行之果驗後遇一人問其姓名答曰姓陸其人曰定是三老官了又問住房幾間曰五間其人曰原來是兩間一披又問宅上還有何人曰只房下一個其人背曰原來還是與人合的

連偷罵

吳人有灌園者被鄰居竊去蔬菜的大罵曰入娘賊春天偷子我播爭夏天偷我妹梅子到冬來還要偷我個老婆羅蔔

眼媽掃



蘇州人家晒眼兩樁桶在外賢者不知悞撒小解其姑喝罵嫂忙問曰這秀娘賊個膿血滴來你個裡面還是撒來我個裡頭姑回云我搭你兩還都有點個

鳥出來

一家養子瞎人鄰翁問其婦曰娘子恭喜添了令即婦曰立無此事要便是你鳥出來的

軋棉

姑嫂二人是上軋棉花嫂問姑軋得幾何姑曰儘力軋得兩腿酸麻軋個戎勿出

慶生

松江有娼証辰子姪輩所以慶生者一曰叫夥戲一與

渠湯、好弗執鬧一曰個非阿娘所好弗如壽幾個和尙與渠篤、倒好

賀壽

賀友壽者其友先期躲生鎖門而出一日路上遇見此人慣作歇後語因對友曰前兄壽日弟拉了許多喪問吊替你生災作禍誰料你家人地無門竟披枷帶鎖了

壽氣語全

一老翁壽誕親友醵分設安公視正行令各人要帶說壽字而壽中酒忽竭王人大怒客曰爲何動壽氣端一客云欠檢點該罰少頃又一人唱壽曲傍一人曰合差了壽板合席皆曰一發該罰

笑水黃

二八



一婦人向山客買茶葉客問曰娘子還是要細的要粗的  
婦曰粗細倒也都用得着只不用屑與音

賣糖

一糖担歇在人家門首敲媚婦唱曰快請出去只管在此  
擡甚麼舉出個小孩兒來又要害我淘氣

食蔗

一家請客擺列水奠家主母取甘蔗食之連声叫淡厨司  
曰娘、想是稍驛了

秤人

天赦秤人婆先將媳上秤娘子你放在大花星上正好次  
秤婆媳去看婆、不出倒稍驛了

蝦子

兩人相遇各問所生子女幾何一曰五女一曰一子生女  
者曰一子是蝦子主子者怒曰我是蝦子強如你養了許  
肉蚌

山魃饅頭

一女人嘗去賣饅頭一人進店取一個拍開一聞以其輩  
者仍合籠不買而去店主母大罵曰誰開屏個天板的我  
家這樣初出籠的饅頭香噴、粉曰肥嫩不差甚麼你也  
用得過為甚走進來拍開一條大絳嗅了一嗅竟自去了

綿在權

一女買綿子正在講價賣者欲出小恭躊躇不決女云你



今本原言卷之四  
放在此難道我偷了不成其人曰既如此大娘綿綫全在  
橙上待我撒出了來

撒屁秤

一人問鄰婦借秤婦回云我家這管撒屁秤是用不得的  
其人曰娘子你在前另有不撒屁的求借我用一用

貓吃食

一貓向婦人求食呼喚不止婦唱曰只管叫甚麼除非割  
下這張尿來與你吃鄰漢聽得曰娘子你若當真我就去  
買碎魚來換

底下硬

一人夜朋後先在板板上去睡翻身說底下硬得緊妻在

灶前聽見回言曰不要恥取拾碗盞就來了

手氏

一人年逾四旬始議婚白慚大晚餽言續絃及娶後妻察  
其動靜似爲未曾娶婚者乃問其前妻何氏夫驟然不及  
思遠答曰手氏

兩夫

丈夫欲娶妾妻曰一夫配一婦耳娶妾見于何典夫曰孟  
子云齊人有一妻一妾又曰妾婦之道妾自古有之失妻  
曰若這等說我亦當再招一夫曰何故妻曰豈不聞力  
學上云河南程氏兩夫孟子中亦有大丈夫小丈夫

曰餅



中秋出賣月餅招牌上錯寫曰餅一人指曰月字寫成自  
字了其人曰我倒信你騙自字還有一撒哩

禁溺

墻脚下恐人撒尿画一烏龜于壁上且被其後曰撒尿者  
即是此物一人不知那裡仍去屙溺其人罵曰瞎了眼睛  
也不看看撒尿者曰不知老爺在此

墻龜

墻上画一烏龜專禁人屙尿一人竟撒王家喝曰你看其  
人云原來龜在此看我撒尿

說大話

主人謂僕曰汝出外酒說幾句大話裝我體面僕領之值

有言三清殿大者僕曰只與我家租房一般有言龍衣缸  
大者曰只與我家帳舡一般有言牯牛腹大者曰只與我  
家主人肚皮一般

掙大口

兩人好爲大言一人說做鄉有一大人頭頂天脚踏地一  
人曰做鄉有一人更大上嘴唇觸天下嘴唇着地其人問  
曰他身子藏在加裡答曰我只見他掙得一張大口

天話

一人說昨日某處天上跌下一個人來長十丈大二丈或  
問之曰亦能說話否答曰也講幾句話曰講甚麼話曰講  
天話



謊鼓

一說謊者曰做處某寺中有一鼓大幾千圍聲聞百里傍  
又一人曰做地有一牛頭在江南尾在江北足重有萬餘  
筋豈不是奇事衆人不信其人曰若沒有這隻大牛如何  
得這張大皮幔得這面大鼓

大浴盆

好說謊者對人曰做處某寺有一脚盆可使千萬人同浴  
聞者不信一人曰此是常事何足爲奇做地一親聞說  
說來絕覺其入問何事由其寺有一竹林不及三年遂  
長有幾萬畝今頂着天公長不上去又從天上長不下  
來豈不是奇事衆人皆謂誑言其人曰若沒有這等長竹

叫他把甚麼篾子箍他那雙大脚盆

兩企慕

山東人慕南大橋不辭遠道來看中途遇一蘇州人亦聞  
山東羅蔔最大前往觀之兩人各訴企慕之意蘇人曰既  
如此弟只消偷進與兄聽何必遠道跋涉因言去年六月  
初三日一人自橋上失足墮河至今年六月初三還未曾  
到水你說高也不高山東人曰多承指教足下要看做處  
羅蔔也不消去得明年此時自然長過你們蘇州來了

誤聽

一人過橋貼邊而走傍人謂曰看仔細不要踏了空其人  
誤聽說他偷了葱因而大怒爭辨不已復轉訴一人其人



曰你們又來好笑我素不相認怎麼冤我盜了鐘互相厮打三人執結到官問三人情事拍案恚曰朝廷設立衙門叫我坐南爾等反叫我朝了東掣發就打官長今鬧騰動後堂適奶在屏後竊聽聞之柳眉到監捨出堂來拍案炒鬧曰我不曾幹下及事為何通同衆百姓要我嫁老公

招暗全弗得

松江人無子一友問尊嫂曾養否其人答曰房下養癩是常；養呢只是孽增餅深招擲餅勿得

手木篤

松江婦寒天淘米似手冷挿入腰內主母疑其偷米喝曰

做甚麼婦答云手木

全松人呼尻爲篤  
橫篤木篤言手冷也

圓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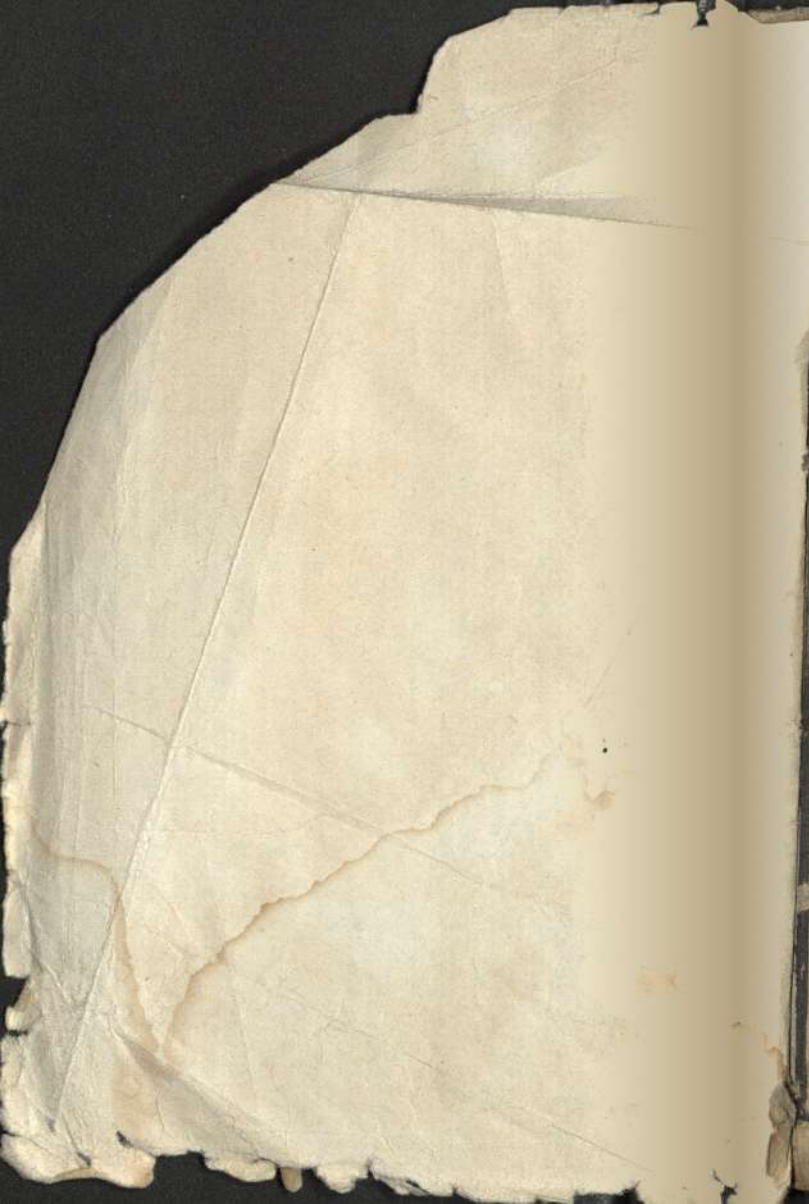
有人慣會說謊其僕每代爲之一日對人說我家一井昨被大風吹往隔壁人家去了衆以爲從古所無僕圓之曰確有這其事我家的井貼近鄰家籬笆昨晚風大把籬笆吹過井這邊來却像井吹在人家去了一日又對人說有人射下一鴈頭上頂碗粉湯衆又驚詫之僕圓曰此事亦有我主人在天井內吃粉湯忽有一鴈墮下鴈頭正跌在碗內豈不是鴈頭頂着粉湯一日又對人說寒家有頂幔天帳把天地遮得沿的一些空隙也沒有僕乃攢眉曰主人脫煞扯這漫天謊計我如何遮掩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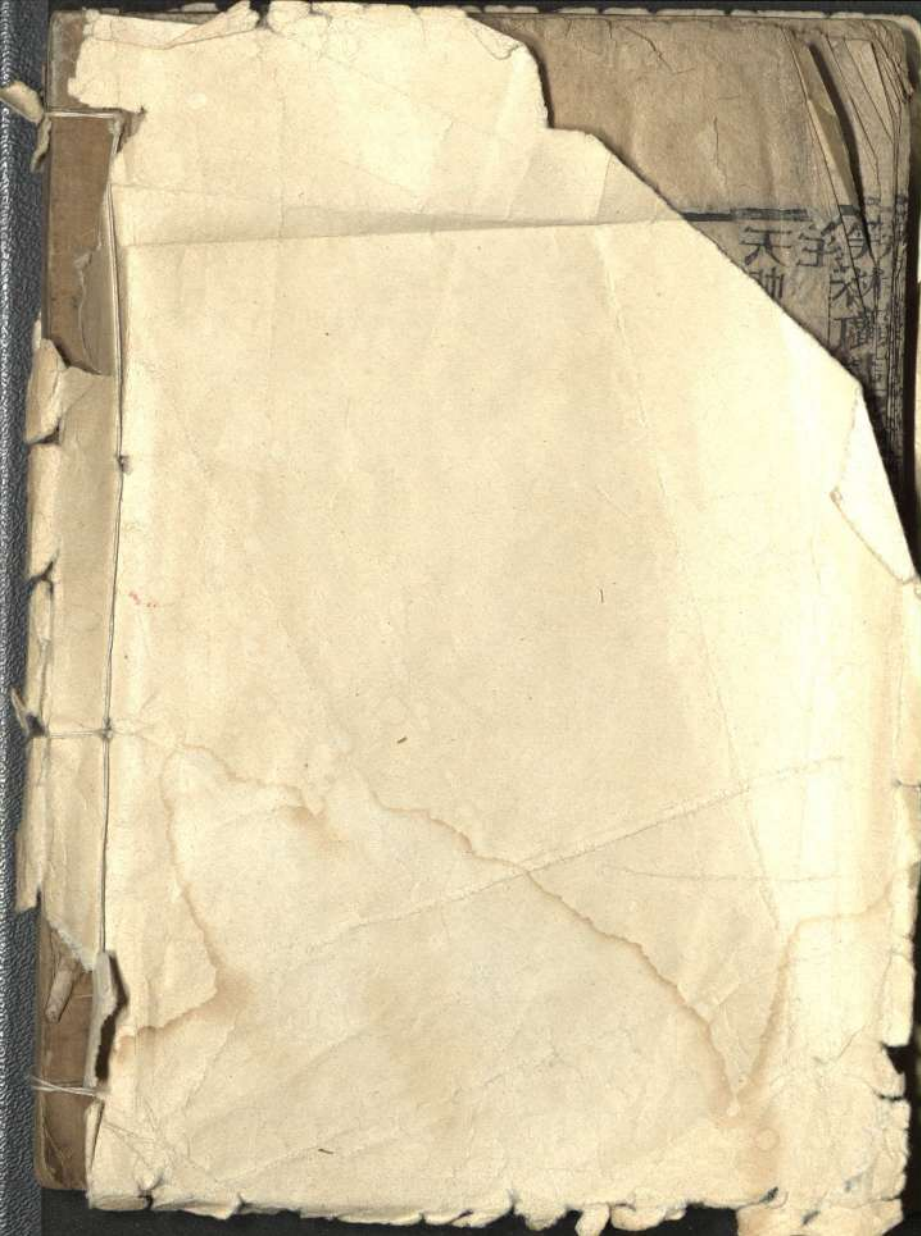
天神

對氏

笑林廣記四卷終







天  
地  
人  
物